



有人給暴動嚇怕了!

二零一九年，是一九九九年「五四運動」的百周年。公曆六月在中國傳統曆法略相當於仲夏之月，香港位於中國的南大門，這個時節氣溫陸續轉高，我們見證了大半個月的驚人躁動。年輕人的狂熱，表面上是對修改法例表達強烈的不滿，實際上是一場衝擊法治、衝擊中國傳統倫理的惡性政治運動。

轉入七月形勢有變，一直為「暴力小孩」說項的社會各界「賢達」忽然與他們口中「和平示威」的「細路」（廣府話口語，指小孩，年齡可以由學前期到二三十歲的青年）割席，反轉槍頭譴責反政府示威者暴力了！

有人對暴力說不，認為應該嚴肅偵查，將暴動分子繩之以法（筆者屬於此類）；有人似是給小孩的暴力嚇怕了，一再說「特赦」，還有說要重新啟動已成歷史的政制改革討論。他們都忘記了，當年否定了普選方案的一方，就是今天先是鼓勵暴力示威、然後反臉不認「暴力小孩」的一方。

談論「五四運動」的功過，可以寫成數千萬言的專著。今天只談「德賽二先生」之一的「德先生」。英語 Democracy，在五四運動的時代音譯為「德謨克拉西」，簡稱「德先生」，現在通用的譯法是「民主」。

筆者在香港，過去常聽到身邊的人說：「民主制度未必是最好，但是沒有其他比民主更好的制度！」真的是這樣嗎？曾經與年輕小朋友閒談，「潘老頭」問曰：「知否世上有幾多種民主？各種民主有何差異？」小朋友一臉狐疑，

答道：「還有這麼複雜嗎？」今天這許多「港孩」（香港小孩的省文）侈談歐美「行之有效」的「民主」，當中有幾多人知道起碼有「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和「間接民主」（Indirect Democracy）之別？又有誰知道「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美國法國所用）和「三權分工」（Separation of Functions，英德日行之）之分？

「港孩」盲目推許「民主政治」，那是一貫拿 Democracy 與「獨裁政治」（Autocracy）對比。他們不知道，兩者之間，還有一個「精英政治」（Meritocracy）。如果「港孩」能夠多讀一點歷史，他們或有可能體會到百分之百的「一人獨裁」，即使在帝制時代也不容易做到。回顧中國二千年的帝制史，我們可以知道抓緊權力的有為君主，都要與一個「統治階層」合作，經常要聆聽這些「精英」的意見。這就是「meritocracy」與「autocracy」的有機結合。

在筆者看來，美國現任「狂人總統」亦是該國歷史上「不世出」的「獨裁者」！

筆者自問是個專業水平甚高的翻譯人，認為「democracy」當是「眾治」、「meritocracy」是「賢治」、「autocracy」則是「君治」。「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政治」，小國寡民勉強可用；「間接民主」都是「賢治」，賢治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推許的政治模式。世界上每一個幅員較廣的國家，都在實行某種形式的「賢治」。

（有人要重啟政改）之一



「協調、合作、穩定」的精神

雖然世界正處於複雜多變的局勢，在股票市場中所流傳的魔咒「六絕」卻被打破了。只因上個月在日本大阪舉行的G20峰會，中美兩國元首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一笑泯恩仇，會晤引起世界各國金融市場投資者的關注，引起人們對未來前景的好期待，因而世界各國金融市場掀起了好的波瀾。

在G20峰會期間，中美兩國元首的會晤，是基於「協調、合作、穩定」，是中美兩國今後關係的底線。事實上，無論國與國，家與家的關係，底色亦應以此此調為準。雖然中美各有所需，但是在互惠互利的精神下，應該以對話為前提，從對話中相互包容，協調合作，取得共贏。在經濟上、外交上、民生上都能穩定，國與國之間才能和平為主，不起紛爭。

中美貿易摩擦表面上雖然只因貿易之間而引起爭議，然而事實上有人卻以「一哥」自居，處處以大佬姿態在各方面對其他國家欺凌，這是非常不對的。今次由美方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紛爭，事實上中國以大無畏精神，處變不驚，不妥協。但是我們亦歡迎中美兩方能以「協調、合作、穩定」的精神，重啟中美貿易磋商。希望最後雙方能談出好協議來，這個協議必須是公平、公正，從而對雙方都有利的。

「協調、合作、穩定」，對於各國各地人民，都是如此重要的堅持。就以正處於多事之秋的歐盟，人們也是如此渴望。上周五，歐盟已選出各方面的新領導人，其中有兩位是傑出的女性。眾人所熟悉的拉加德，獲提名歐盟央行的行長。雖然拉加德出身法律界，並非金融界人士，然而這位鐵娘子是一位政治高手，符合歐盟歐洲央行調角色。拉加德被稱為金融鴿派，與離任人一派相承。在歐洲正處經濟下行之時，歐洲人期望拉加德實施寬鬆貨幣政策，以輔助弱小的企業和人士。消息公佈後，歐盟金融活躍起來，尤其是債市。

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世界金融市場正處極度波動之中，敏感的香港市場當然頓起波瀾。特別是最近香港因《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風波，令社會不穩定。

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的今天，中央堅持以「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治國策，毫不动摇。因反對派的不協調，內耗加劇，令社會動盪不安，實在不利於香港繁榮穩定、人民生活幸福。眾人在媒體屏幕上看到暴徒目無法紀，無法無天衝擊立法會，香港的市民對此強烈譴責，也歡迎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政府的全力支持，深表謝意。我們全力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對暴行追究到底，堅決支持警方及有關司法單位嚴正執法，緝拿暴徒。

香港是我們的家，香港需要法治安寧、官民合作穩定。



繪本看平行世界

一粒沙中看世界，一滴水裡觀大海，一本圖書畫啟航精彩的世界。精彩的繪本，蘊含的文化是如此多元多彩，讓孩子擁抱圖書，可藉此認識世界，

感受美好的心。第一次在日本吃拉麵時，我是和大學的同窗一起，感覺拉麵麵質柔滑可口，還聽到日本友人一邊吃一邊發出暢快的聲響。她說，要發出聲響，才表示吃得很滋味。所以我看長谷川義史的繪本《我吃拉麵的時候》，看畫面那個捧着冒汽的大湯碗，沉醉在吃拉麵的那個男孩，就彷彿聽到那美味的暢快吃麵聲；很多日本人說，吃着拉麵，就有一種幸福的感覺；而這繪本主題說的就是幸福；雖然它故事性不很強，但用了一種平行時空的展現方式，當男孩在吃拉麵的時候，它用一頁頁畫面，呈現了在同一時間的不同空間、國度，有不同的事情在發生；例如翻到後一頁，見到隔壁的貓咪在打呵欠，隔壁的隔壁有人在看電視，也有人在拉小提琴；一頁頁翻下去，畫面就像一個一路向外擴展的鏡頭，直至小讀者會看到在遠遠的國家，戰火正瀰漫，有些小朋友不一定像主角一樣那麼幸福，也有飢餓倒地的孩子……所以，當我們自己吃着拉麵感覺很幸福時，自然亦會引起一份同理心；領悟到所有幸福並非必然的。

最近看香港樂施會的本地繪本《風吹過、粟米田》（作者楊瑾，繪者陳碧儀）喜見它同樣採用平行時空安排畫面的流轉，感受美好的心，我覺得此教育繪本的編排，正適合讓兒童從閱讀觀察世界，觸動同理心。粟米是很多小朋友十分喜愛吃的東西，故事先由我們的粉嶺粟米田展開，有小朋友看到粟米田開心地跑跳；也有兒童捧着爆谷去看電影；然後畫面轉轉連接到世界，到了巴西的熱帶雨林，居民要把家園變賣作粟米田；也到了肯亞受旱災的大地，粟米失收，無法栽種……讓小讀者看到各地孩子們和粟米的不同故事，明白小小的粟米，實際得來不易，當我們幸福地吃粟米的時候，是否知道某些地方的小朋友因粟米失收而挨餓？

楊瑾寫：「風吹着你，也吹着我，本來無分，你與我。」這是很好的點題，繪本讓我們看到在同一世界天空下，有些人大大快朵頤享受幸福，有些人卻連微小的粟米也不能吃，閱讀繪本讓小朋友感悟這個平行世界，人與人應該多些彼此關懷，更加懂得珍惜自己的幸福。



長谷川義史的繪本。作者提供



朋友影響一生

有位在社會上備受尊重、事業有成的前輩曾對我說，他一向在交朋結友時，都以選擇成功人士為目標，他相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什麼人交往，耳濡目染，也會習染他們的行為，受他們的思維方式影響。所以，他選擇親近成功者和善人，也以此教導晚輩。

他說聰明而心善者行事正派。成功者都努力，不會花心力做浪費時間的事，他們思考敏捷，頭腦清晰轉動快，做決策不會隨波逐流，也知所進退，處事靈活。「不同的成功者，都有很多讓我們學習的優點。」「世上聰明人很多，可學的東西太多，沒開去花在平庸者或失敗者身上」。

他也愛閱讀名人傳記，認為名人之所以受景仰，必有令人尊敬和學習的優點。他們花一生去建立的性格，我們花一本書的閱讀時間便參考到，實在是福氣。我回應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難怪他有今時今日的成功，看他子女

的品行也深明此道。

這交友態度和原則實在值得年輕人參考，社會是個大染缸，不同人懷有不同政治目的、背景、經驗、信念。就算是自己的同學，也受不同人的影響而作出相異的行為，他們也會因應家人對事物的看法而形成個人的觀點。年輕人都愛群體活動，喜歡與同齡者一起，朋輩的認同對他們很重要，但也必須有個人獨立的思考能力，認清身邊的群體哪一個是有價值參與的。

臭味相投有時頗正確，不想動腦筋又或易激動的人，與相類性格的人在一起，會覺得沒壓力，大家同聲同氣，這樣就難以進步。

最壞的情況是思想單純者，被聰明而心險的小人利用，行所不義而不自知，糊裡糊塗便毀了自己一生。在牢房裡就有不少這類無知的少年。為人父母無論事業是否成功，教導子女引領他們向善，提醒他們交友選擇的重要，也好好認識他們的朋友至為重要，一時疏忽可能誤了子女一生。



久旱不雨說「旱魃」

今年我國的氣候有些反常。在南方許多地方發生洪澇災害的同時，北方大部分地區卻久旱不雨，遭遇比較嚴重的旱災。

為什麼會發生旱災？現代科學已證實，是因為大氣環流發生異常，亦即厄爾尼諾現象造成的。然而在科技落後、迷信鬼神的古代，卻把旱災的原因歸之於「旱魃」作怪。要消除旱災，就要制服或消滅旱魃。由此便產生了許多「打旱魃」的民間習俗。

旱魃的傳說起源很早。遠在西周時期，就有「旱魃為虐」的說法，如《詩經》上有這樣的詩句：「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焚如熬。我心惻惻，憂心如醉。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遁。」先秦時，人們開始把「魃」視為「旱神」。如古代神話《山海經·大荒北經》上說：當年黃帝大戰蚩尤，蚩尤請來風伯雨師，使狂風暴雨大作。黃帝則請來女魃，使風消雨止，打敗蚩尤，並將蚩尤殺死。後來女魃沒法再回到天上，就在地上住下來。她所居之處，常年無雨。這女魃就是旱魃。

漢代以後，有關旱魃的傳說愈來愈多，旱魃的「形象」也各不相同。

有的把旱魃說成是一隻怪獸。如漢代的《神異經》中就說魃「長二三尺，裸形，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並說魃出現的地方必有大旱。但只要捉住這隻怪獸並將其投入廁所，旱災就會消除。清人袁枚的《子不語·旱魃》中，也說旱魃是「豸形披髮，一足行」的怪獸，並說捉住將她燒死，就能除旱致雨。

也有的把旱魃說成婦女生出的妖怪。如宋人朱或在《萍洲可談》中說，民間傳說有的婦人能生下像鬼一樣的妖怪，如果不捉住她就會飛走，這就是旱魃。因此，要消除旱災，首先就要嚴懲生了妖怪的婦女。嚴懲的方法是將認定生了妖怪的婦女

捉住，押到神壇上曝曬，據說這樣就能求下雨來。也有的地方向婦女身上潑水。如有一年中原地區大旱，有人造謠說某家的婦女生了旱魃，於是眾人便將這名婦女揪了出來，一起向她身上潑水，謂之「澆旱魃」。其實這裡是什麼除旱求雨？分明是誣陷好人，打擊報復。

還有的將死人的骨骸當作旱魃。如漢代大儒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求雨》中說，求雨時須「取死人骨埋之」。傳說東漢河南尹周暢為解除旱情，將洛陽城邊一萬多具客死者的骨骸妥善埋葬，結果如願得雨。由此可見，當時人們已把屍骨同旱災聯繫在了一起。約至明代，屍骨也便成了旱魃了。

明清時期以殭屍為旱魃的觀念十分流行，由此也派生出「打旱骨樁」、「焚旱魃」等求雨習俗。《明史》中記載的民俗說，每遇乾旱，人們便發掘新葬墓塚，將屍體拖出，殘其肢體，稱作「打旱骨樁」。雖然明朝下令禁止此風流行，但直至清代，此風在民間仍很盛行，且由「打旱骨樁」進而發展為焚燒屍骨（即「焚旱魃」）。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一書中記載說：「近世所云『旱魃』，則皆殭屍。掘而焚之，則往往致雨。」清人袁枚在《子不語·旱魃》中，把旱魃分為『獸魃』與『鬼魃』兩種，「縊死屍僵出迷人者，為鬼魃。獲而焚之，足以致雨。」有意思是這種風氣也見之於外國。如俄羅斯有些地區的農民，一旦遇到旱災，便常常去挖出喝過酒醉死者的屍體，將其沉入最近的沼澤或湖泊之中，甚至也有殘其肢體的行為，以此來求得雨水。

在山東各地，過去每遇乾旱，人們把新埋的屍體當旱魃打的風俗也十分普遍。人們常唱着這樣一首捉旱魃的歌謠：「燒死你旱魃！燒死你旱魃！我田地的禾苗要成行，我山上的樹木要成行！我要五穀豐登倉廩滿！我要六畜興旺無蟲蝗！我要雲雨要風調雨順！我要吃要喝要清水滿缸！我村子裡的子孫祈雨求龍王，我獻上豬、

牛、羊……」邊唱邊到處尋找新埋的墳塋，將屍體挖出來暴打並焚燬。但由於這種迷信活動極端愚昧、盲目，所以也常冤枉了「好人」，惹來麻煩。《大清律例·賊盜·發塚》中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清嘉慶九年（1804），山東高密久旱不雨，有人發現年初病故的村民李憲德墳土潮濕，便紛傳李死後變成了旱魃。各村民眾不顧李家阻攔，刨墳開棺，見李的屍體尚未腐爛，於是更加確信李就是旱魃，不由分說便將屍體燒燬。為此李家將掘墓者告上公堂。

由於此案極為罕見，無成例可循，各級官府都難斷案。最後刑部將領頭人仲二以「發塚開棺見屍屍」判了個「擬絞監候」罪（相當於現在的死罪），才將此案了結。更有甚者，還有藉捉旱魃之機挾嫌報復、冤殺好人的。如在清嘉慶年間，壽光縣卜家莊有個叫卜峨的人，因地界之爭與鄰村一劉姓人打官司。卜峨害怕對方報復，就伴裝死亡，躲在棺材裡以避禍端。姓劉的得知這一消息後，便藉機說出了旱魃，請來法師捉拿。因此事怪異離奇，竟驚動了昌樂、壽光、濰縣三縣的縣令，攜全班衙役前往現場坐鎮捉旱魃。他們請來戲班唱戲，引出藏身在附近墳地裡的戲迷卜峨，被當作旱魃捉住。卜家不服，官府便挖墳驗證。墳挖開後果然不見屍體，於是更加堅信卜峨就是旱魃，便將他活活燒死，入殮後又用石灰將棺材箍牢封死，生怕他再出來為害；還把墳堆成雙頭，立碑警告世人。此事因有三縣官府親自干預，故使卜峨沉冤多年不能洗雪。長期以來，當地百姓一致認為卜家曾出過旱魃。

如今，已沒有多少人再相信旱魃之類的鬼話了，傳說中的旱魃是不存在的。但是，卻有另一種更為惡劣的「旱魃」在威脅著人類，這就是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和對生態環境的無節制破壞。這，才是使生態嚴重惡化，從而造成亢旱、洪澇等自然災害的重要原因。



曬個太陽

某日看熱搜，一條信息引起小狸注意：「我國5歲以上近視人口將達7億」。當天適逢李彥宏被潑水、李光潔大婚以及新城控股事件爆發，近視眼的詞條很快就快被淹沒了。但小狸卻忍不住琢磨了一下，7億，那豈不是說兩個人裡就有一個「眼鏡兒」？很多時候很多事情會因為習以為常而不過腦子，但稍微一想卻會發現細思極恐。

更令人震驚的是進一步查看了資料後，發現原來圍繞著「近視」還有著更觸目驚心的真相。

比如，你以為50%的近視率就很驚悚了嗎？不，更驚悚的在於特定族群的數據，尤其是青少年的數據。據中國青年報援引《全國學生體質健康調研與檢測》報告顯示，中國各階段學生的視力不良率分別為：小學生45.71%、初中生74.36%、高中生83.28%、大學生86.36%。而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在2012年刊登的澳洲國家大學教授 Ian Morgan 的文章中提到，韓國20歲以下年輕人的近視率竟然高達96%，而台灣、新加坡則緊隨其後為85%和82%。

另一個驚悚之處在於增速。來自《美國醫學會眼科雜誌》上的一篇論文曾就廣州4,700名兒童從小學到高中的視力進行了追蹤觀察，驚訝地發現這批學生的近視率在7歲時僅為12%，但到13歲時就猛增到67%。同樣的增速趨勢也發生在其他地方，據果殼網報道，從20世紀70年代到世紀之交，美國12至54歲的

人群中，近視率從25%上升到42%；而新加坡在役軍人的近視率，從上世紀80年代末的43%飆升至現在的80%以上。

從一個固有印象中的「少數派」——電影電視至今都仍習慣將「眼鏡兒」設計成群體中某個角色的特徵，到成了一個現實中的「多數派」——細數身邊的視力異常者且很大概率包括自己，近視像個忍者一樣，悄然而迅速地殺至埋身，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用中青報的話說，「近視發展的速率，超越了人類對它了解的程度」，這點頗有點像人工智能。

是的，關於近視，至今仍有不少懸念，科學家得出了一些推測但卻始終無法論斷。比如東西方近視率的巨大差異——你沒發現老外戴眼鏡的明顯要少很多嗎？哪怕是「碼農」。有科學家認為這和西方人眼睛更凹陷，而東方人眼球結構更突出有關，屬於天生的民族性差異；除此之外，遺傳對於近視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不過不管怎麼說，除了先天因素，科學家們也都普遍認同造成近視還有相當一部分的後天原因。這當中除了大家都比較了解的「看書距離太近」、「看屏幕太久」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研究成果：日照不夠，即科學家認為通過曬太陽可以使人體分泌出一種阻止近視的有效激素，而終日沉迷於學習和當以看電視玩遊戲代替了所有娛樂之後，其結果必然就是缺少戶外自然光照射。

高鼻深目雖然力所不及了，但多曬曬太陽總還是能做到的。



為什麼要跑步？

定下來要寫一篇關於跑步的主題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從腦中有了這個想法，每天夜跑時它就會例行公事一樣自然冒出來，進行一番自我延伸。久而久之，思路清晰到只要口述出來就能夠寫成一篇文章。可是一旦停止跑步，這些思想就跑得無影無蹤。最終，我竟然為了寫出這篇文章看完了村上春樹的一整本《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

這是一本談論信念和毅力的書，是村上春樹隱晦的自傳。在書中，他回顧了自己的兩大愛好，一個是寫作，另一個是跑步。熱愛到什麼程度？他說，希望死後他的墓誌銘上能夠刻上兩重身份：作家和跑者。在他看起來，這兩重身份從本質上來說是一樣的，同樣需要熱情和堅持。否則，在「面臨一種憂傷的監獄」（瓶頸期）時，人生將會因為困難的到來而極易放棄。村上春樹度過了他的監獄，從33歲起一直跑到現在，從夏威夷的藍調島到馬薩諸塞的劍橋，從日本村上市參加鐵人三項賽，到踏上希

臘馬拉松長跑古道，他總是在路上。他的寫作也一樣，從1978年開始，每天堅持4小時。我想，萬事的開始可能是因為此事有益，要變成宿命，就得依靠堅持。

跑步有什麼益處？對於村上春樹來說，最初是為了減肥，後來就成了鍛煉意志的手段。尤其是在長跑過程中一次次艱難戰勝極限的時候，感受小腿從輕快到沉重，再從沉重到輕快的不斷往復。這種肢體的動作帶動心理的變化，從掙扎、猶豫到酣暢淋漓，幾乎覆蓋了心理學書本上的所有感受，從本我到超我一路暢通。

作為一項非社交性運動，跑步還有另一項更大的益處——思考。跑步時，能感覺到風從臉上擦過。接着，自己的思想開始漫無目的地橫衝直撞。因為沒有目的，頭腦當中冒出來的東西反而更多，夾雜着天馬行空。就像自己正與想像當中的一個人在交談，這個人並不是在場，反倒讓談話者極為放鬆，不必害怕自己雜亂的思想因為得不到對方的理解而被迫更換或停

止。這是一個孤獨者的精神沙龍，只有思想在對話。

如果跑步時正好經過什麼人，聽到他手機會中的音樂，或者看到他正在與自己的女友談論《天龍八部》，或者恰巧巧談的是最近上海正準備實施的垃圾分類政策，跑步者一下就會被拉回現實，在交臂而過時抓住對方的隻字片語，並瞬間進入對方的隱秘世界，從而產生偷窺的快感。如果跑步的場所正好是體育場，這種快感就更強了。那裡都是同路人，即便錯過，在下一圈又會重逢。尤其下一圈聽到了同樣的話題還在延續，就更妙了。甚至在第二次遇到他們時，你還會開始關注他們穿什麼衣服，長什麼模樣。

這就是跑步，一項貌似機械，實際上枯燥中掩蓋着數種生機的運動。而且，正像村上春樹在接受明鏡周刊採訪時所說：「長跑無關乎戰勝別人。你唯一的對手就是自己，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然而你會處於一種內在的鬥爭。」於我而言，掙扎時，自己的存在感最真切。